

開放文學－風花雪月－繪圖第一奇女 第四十七回 山寇烏合劫城池 潑婦鳩毒弑夫主

卻說鬱海棠被伏生買來，明是身入牢籠，人所共知，卻不知禍中隱福，凶裡藏吉，竟躲過了兵荒離亂之災。此時若在仁和縣，也難免苦處。正是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，玉石俱焚，亦未可定。只因那談知縣十分貪賊，又遇著六房人等一群狗徒，官吏合心，搭上了伙計，猶如作買賣一般，把那些鄉紳富戶良善居民，不管貴賤，一齊發作起來。今日剛發脫了張三，明日又收買李四，一言抄百語，大凡是有碗飯吃的人家，他便千方百計的搜索，借個因由，把人拿到監中，大開著門子要錢，只把人弄的家產盡絕，方才罷手。民不聊生，盜賊蠶起。合郡居民，無不恨入骨髓。有那些被害之人，忍氣不過，勾合了幾百亡命饑民，串通了腰帶山的山寇，許為內應，夜晚獻城，殺卻談知縣與六房人等，報仇雪恨。那山寇小真龍天不怕，早有不軌之心，逢此機會，正中其意，十分歡喜。當下三大王小臥龍巴道、四大王小龍衡與二大王小蛟龍地不怕、大頭領雷滾，各帶嘍卒一千，分四門而入，搶掠財物，多者便為頭功。那七大王小青龍祝嘍、八大王小赤龍從畔因掠寇雲龍被高小姐、青梅所殺，那五大王小蒼龍吳富，六大王小烏龍吳鈞因打劫趙知府也死他主僕之手，如今山中為首的就剩了四個渠魁。當下巴道率眾叛民引路，那日到了仁和縣，在左近藏下，等至半夜，四門大開，一齊聲喊，分四門而入。

嘍兵個個如驍虎，吵聲發喊振人心。先搶倉敖與府庫，挨途放火暗殺人。驚天動地如鼎沸，嚇壞了城中軍民。夫妻父子難相顧，走投無路亂逃奔。有幾個年輕力壯跑的快，有幾個老邁年殘難動身，有幾個殘疾老病等著死，有幾個嬌娃紅粉被賊淫。睡夢之中不知曉，糊糊悠悠命歸陰。眾強盜殺人放火挨家搶，掠的是金銀財寶與紅裙。哀聲振地如麻亂，血海屍山火又焚。四大王帶領叛民人幾百，一直先奔縣衙門。殺他的家口將仇報，拿住貪官剗了心。可憐公子與小姐，罷了姬妾夫人。丫環使女童僕輩，個個餐刀作鬼魂。六房人等殺了淨，滿城人十停之內死八分。眾強盜裝載金銀共美女，出城順路劫莊村。二更鬧至東方亮，這不就苦壞了遭劫在數人。

且說這城中指揮、守備、千戶、提刑幾員武官，只因太平已久，軍心怠惰，又在半夜三更，出其不意。也有從睡夢中驚醒，只當是那裡失火，扒起來剛要傳人救火，那賊兵已到面前；也有醒了不即起來，在被窩裡躺著聽下回分解的；也有知道的，膽小不敢出頭；也有被殺死在床上的；就有個有膽的出來迎敵，手下兵丁倉猝之間，一時也不齊備，山賊勢重，亂戰胡殺，也就死於非命。及至天明，文武諸官一個未剩，只有些殺不了的男女居民，叫苦哀哉，紛紛逃竄。那富陰縣離仁和縣不遠，那守備戴世杰升了統制，當下聞報大驚，遂與富陰縣知縣同至仁和縣救火安民，察點府庫。一面申文飛報上司，一面戴老爺帶領人馬連夜追趕賊人，救護莊村。

這正是貪官誤國激成禍，平空半夜起刀兵。近方居民遭塗炭，被掠逢殺甚苦情。戴老爺催兵救護將賊趕，趕至半夜兩交鋒。戴公雖然多武藝，怎奈那賊多勢眾寡不勝。天不怕各處分兵動了手，大肆猖獗把州縣攻。老爺恐失了富陰縣，只得回兵保守城。杭州經略忙修本，連夜如飛上帝京。江南民變狼煙起，不料塞北也動了刀兵。耶律通一自那年回本國，手足重逢弟見兄。耶律壽山大太子，一心雪恥要南征。北安王准奏發人馬，挑選了十萬貔貅毛襖兵。不花丞相洪國舅，大都督名哇兒青。一千番將隨殿下，暗渡黑河到雁城。一聲驚策將城困，四面八方不透風。總鎮石爺發人馬，出城對壘兩交鋒。差遣公子石郡馬，殺透重圍取救兵。這一日神宗天子登金殿，早朝方畢要回宮。只見那呂相出班來見主，拜倒階前呼聖明。

「我主萬歲萬萬歲！今有杭州經略告急本至：仁和縣民變，勾串腰帶山賊寇殺官屠民，大肆猖獗，請主發兵剿滅。」說畢，呈上本章。內侍接來進呈御覽。天子看畢，龍顏大怒，道：「知縣談德既為民之父母，不知教化黎庶，一味貪賊賣法，以至激成民變，深負國恩，死有餘辜，不足為惜！更可惱者，似此誤國殃民之貪官，有司何故不奏？」天子言還未盡，只見黃門官駕前拜倒：「奏上吾主，今有塞北雁門總鎮石麟差郡馬石懷玉上本告急，現在午門候旨。」天子吃了一驚，即宣石郡馬進朝。參駕已畢，呈上本章。神宗看畢，吩咐回府歇息候旨。石郡馬謝恩出朝。

天子宣汝南王、保國公、聞錦、呂國材文武四臣，共議軍機大事。四人參想多時，朝內諸臣，老少不齊，俱非任重之材。呂相奏道：「目今干戈俱關緊要，非智勇之才不能剋期取勝，朝內雖無，天下盡有，我主何不設立彩山，鑄印招賢，必有奇才應選，掛印剿賊，替主分憂。」汝南王、保國公聞國舅一齊奏道：「丞相所說有理，臣等還有一言上達陛下，乞萬歲格外開恩，降道赦旨，凡那被罪功臣之後，俱許出頭應試，平賊之後，將功折罪，格外升賞。聖上如此降旨，傳諭天下，那些懷才杰士，抱智英雄，莫不感恩盡力，為國報效，即那一能一技之夫，亦必歡呼踴躍而至，庶不至遺失人才。臣等愚意如此，乞我主聖裁。」神宗准奏，即降旨設立彩山，鑄印出榜，諭兵部發火牌，飛報各州縣，添兵緊守，操演人馬，以備調用。

這其間慢言南北刀兵動，再表佳人鬱海棠。自從服了金丹後，羅帕包頭碎養傷。每日家香湯美饌人侍奉，無事消閒坐在艙。感念伏生恩義重，十分敬重誦德長。閒與杏花長提念，惟願他福如東海壽天長。一路舟行急似箭，那一日到了臨河上米倉。伏生坐在前艙內，叫過毛顯暗思量。說道是：「趁此天色還尚早，急急快到麒麟莊。套輛車兒早早到，好把鬱氏那人裝。拉到家中捆綁起，將他高吊在中梁。剝他個赤條精光一頓打，看他從良不從良。千萬莫到合和堡，替我瞞哄你姑娘。我自然另眼相看親待你，爺兒們彼此合心須望長。」毛顯答應把船下，一邊走著自思量：「我今若到鎮國府，這件事掩耳偷鈴不妥當。難免姑娘不知曉，聞風一定鬧饑荒。他怎肯輕饒將我怨，打罵難逃一大場。每日家我在他跟前很有臉，何苦來為著別人把自己傷？不如先到合和堡，實情相告莫瞞藏。管他兩口子打不打，看個熱鬧有何妨？」毛顯的主意安排定，竟奔東北腳步忙。不多時到了合和堡，且說那毛氏如花人在後堂。

世間上慾火情坑，人若一入，最難退步，不是鬧出無可奈何之際，就是鬧出殺身之禍，方才罷手。諸公不信，且看這尤監生就是個不知機的樣子。他與如花自那日起手，遇伏生不在家的時候，便來私會。因他風月情懷尤勝於伏准，所以毛氏把夫妻的恩愛全移在他身上了。起先還是私作，到後來伏生出門之後，只說家內無人，把尤監生請來管帳，借此因由，一來二去，就明做起來。朝陪暮伴，全無避忌。兩個人如膠似漆，竟有不分之勢。

這日正在房中對坐飲酒，只見蝴蝶忙忙走來說：「毛顯回來了。」尤光起身就要躲避，毛氏說：「你不要害怕，走不伶俐，被他撞見，到覺情虛，只管坐著，等他進來問時，我自然有話回答，說咱是姑表兄妹，家裡無人，請你管管帳目，這也不是什麼犯法之事，難道他不干休，送到官上問誰個殺罪不成？」尤光見說，復又坐下。只見毛顯走進房中，請安問好。毛氏問道：「利益如何，你姑爺怎麼不來？他在哪裡？」毛顯說：「姑爺在上米倉船上呢。」毛氏說：「想是看著貨物呢。」毛顯便道：「貨物可倒沒有，在那裡看著活寶呢。」毛氏道：「什麼活寶？」毛顯便把伏生一路怎樣眠花宿柳，花費銀錢。到了江南賣了貨物，到剩若干的利息。不買綢緞，花了一千二百兩買個妓女，那妓女又不願意，拼頭磕腦，尋死覓活。一路上百般趨哄，剛剛到家，叫我想法瞞著姑奶奶先到麒麟莊去取車接到那裡去。」小人穿珠衣抱紅柱，怎敢不來送信？」毛顯剛說到此，毛如花心頭登時恰似插上一把烈火，雙腮都紫脹了，一聲怪叫：「氣死我也！好一個喪良心的短命鬼兒賊囚根子！作的好買賣！誑了我五六百銀子去買他兩個小媽兒來了，那就絕戶了，你年輕輕的買妾作什麼？奴家那點不如人，你就便買小女人也該與我商量商量，你就公然買了，一花就是一二千銀子，這日子還過不過？虧了我死爹媽還與我留下這點過活，不然單靠著他就有餓死的想頭了。很好，很好！我要叫他舒服了就是娼婦養的！短命鬼，等著我就是了！毛顯你先吃飯去，少時我還和你說話。」毛顯答應而去。毛氏直氣的咬牙切齒，咒罵不絕。

尤光說：「你不必生氣，依我說，他買了人來很好，你就裝個不知道。他在那裡過，咱在這裡過，豈不是好？」毛氏冷笑道：

「你休說夢話！咱這勾當比不得他，他是不怕人的，咱自說不出理去的。你在此多半年，料也無人不知，難免他風聲入耳，萬一叫他拿住咱的短處，怎肯干休？出丑還是小事，只怕還有性命之憂。」尤光說：「似此如之奈何？」毛氏揚著臉想了一會說：「罷了，他既無情，誰還有義？我如今要和你作長久夫妻，你可願意麼？」尤光說：「花子得了夜明珠，那得這個寶貝呢？願意可倒願意，只怕老伏未必肯讓。」毛氏說：「先下手的為強，若等他拿住咱，那時晚了。家中有鶴頂紅數珠，只用一粒研末，托咐毛顯拿到船上與他下在酒飯之中，追了他的狗命，然後一紙狀子，送那兩個粉頭到官，告他個侍妾謀殺親夫，治他個千刀萬剮，方消我恨。事定之後，我將你招贅，終身相守，你道如何？」尤光伸著舌頭說：「我的姐姐，人命關天，事要三思，這不是玩的！」毛氏照臉啐了一口說：「就拉倒，你要害怕，從今就小用來了。」尤光說：「只怕毛顯不肯。」毛氏說：「他也是個心腹小子，再多多賞他幾兩銀子，他無有无效力的。」尤光說：「姐姐既有此美意，學生從命便了。」